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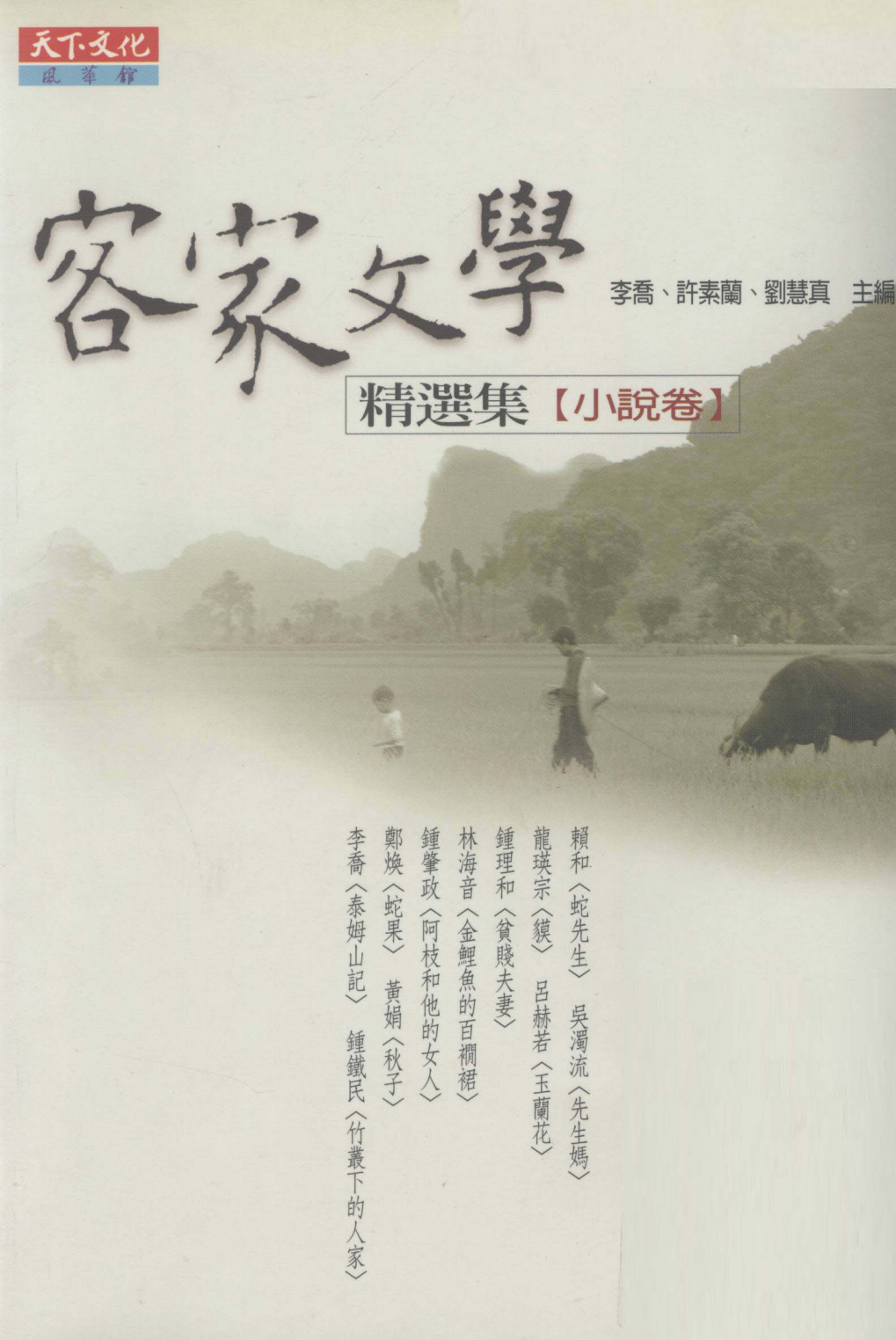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文化

風華館

客家文學

李喬、許素蘭、劉慧真 主編

精選集【小說卷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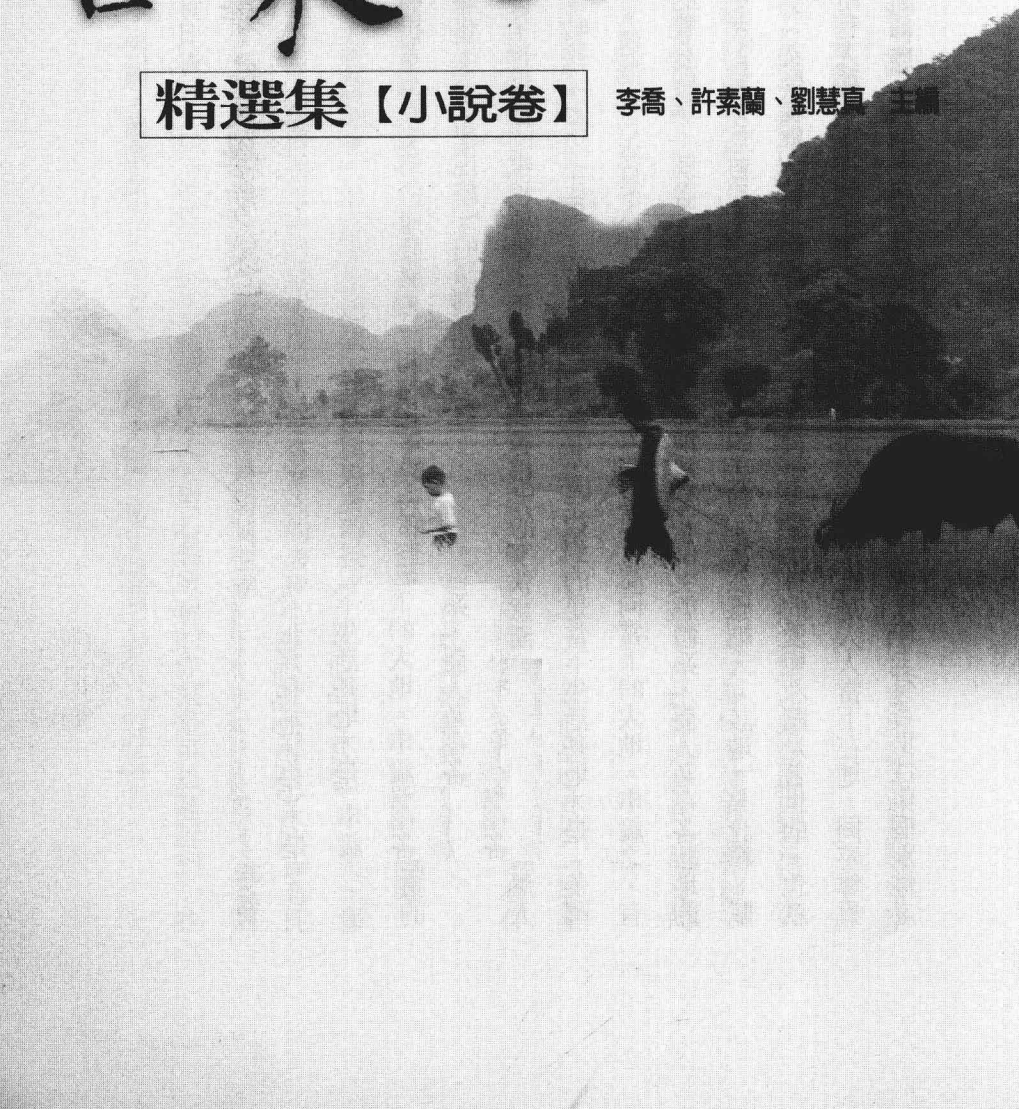


賴和〈蛇先生〉 吳濁流〈先生媽〉
龍瑛宗〈獺〉 呂赫若〈玉蘭花〉
鍾理和〈貧賤夫妻〉
林海音〈金鯉魚的百褶裙〉
鍾肇政〈阿枝和他的女人〉
鄭煥〈蛇果〉 黃娟〈秋子〉
李喬〈泰姆山記〉 鍾鐵民〈竹叢下的人家〉

客家文學

精選集【小說卷】

李喬、許素蘭、劉慧真 主編



客家文學精選集：小說卷／李喬、許素蘭、劉慧真主編。
--第一版。--台北市：天下遠見，2004〔民93〕
面；公分。--（風華館：030）

ISBN 986-417-291-3（平裝）

857.61

93006523

客家文學精選集：小說卷

作者／賴和等
主編／李喬、許素蘭、劉慧真
系列主編／項秋萍
責任編輯／李麗玲
封面設計、美術編輯／葉雯娟（特約）

出版者／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創辦人／高希均、王力行
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 總裁／高希均
發行人／事業群總編輯／王力行
天下文化編輯部總監／林榮崧
版權部經理／張茂芸
法律顧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陳長文律師、太穎國際法律事務所謝穎青律師
社址／台北市104松江路93巷1號2樓
讀者服務專線／（02）2662-0012
傳真／（02）2662-0007；（02）2662-0009
電子信箱／cwpc@cwgv.com.tw
直接郵撥帳號1326703-6號 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製版廠／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廠／崇實彩藝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裝訂廠／政春裝訂廠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2517號
總經銷／大和圖書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（02）8990-2588
出版日期／2004年4月30日第一版
ISBN：986-417-291-3
著作權所有，侵害必究
定價／300元
書號：LC030



天下文化書坊 www.bookzone.com.tw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調換

序

「客家文學、文學客家」

李喬

二十年來植根本土的文學迅速發展。一九七七年的「鄉土文學論戰」往往被賦予濃重的意識，其實是矮化了「文學現象」的深刻意義。

二十世紀後半普世性的尋根運動，不是漢字「尋根」的窄狹意涵。一九七六年美國黑人作家阿力克斯·哈雷（Alex Haley）的《根》（*Roots*），尋找到的是當下生活基地才是「美國黑人」的「根」。這個宣示應是人類歷史行程上偉大的覺悟：認同當下的大地。申論之，有生態學與神學的雙重啓示：前者，生態學原理證明地球是一個生態體系，而人乃在各該地的「生態人口」（ecological population）之一，因之「人的活動」當然應納入「該地」來詮釋，賦予意義與評價；「文學現象」自不例外。後者，在神學上顯示神的愛與救贖是普世的，也就是世界各地，所有人種「與神的距離相等」——如何顯示：那就是人人當下在地，同感尊貴同蒙「相等」的神恩。然則文學自然由當下在地出發。以往在藝術上有普世性與個別性之

爭，由上述理路可證，兩者是條貫而合一的。藝術來自人性，而人性不是超絕人世高懸半空中的「天賦」，而是由所屬文化所形塑，文化成形於時空座標之中。

何以先敘述一段天馬行空「前言」？近年來「客家文學」由形容詞逐漸凝鑄為名詞了，「天下文化」滿懷好意要出版「客家文學精選集」。然則，何謂「客家文學」？還有人質疑：到底有無所謂「客家文學」？在「客家文學精選集」堂堂問世之際，在此非給讀者一個交代不可。

一般地說，「客家文學」的界定，有寬嚴三個標準（或層次），一是作品中含有「客家人意識」，客家人或客家社會的生活方式、行為模式、思考模式、價值觀等的作品。二是作者為客家籍人，三是用客家的生活語言寫作的作品。

上列三標準說來眉清目秀，有板有眼，可是略予分析，卻是瓜葛糾纏模糊而陷阱處處。

首先，客家人意識如果不落實在生活面、行為與思考特殊表現上，價值觀的辨別上，那是空洞的指述。客家人思行生活的特別表現：古老客家人的表現，「現在客籍作家」誰有能耐捕捉十之六七？「現在的客家人」又如何跟「在台灣的其他族群」作分辨？誠然，「不怕不識貨，就怕貨比貨」，在「比較不同」這個層次上，用心與敏銳的作家是可以捕捉到一些「特性特徵」的。然則，單憑此可以命名為「客家文學」嗎？這點大家可以討論。

其次，作者是客家籍人，這個標準比較簡單。問題是：客籍人的作品中，實際上並無「第一項標準」的特性，這種作品給予「客家文學」標幟，到底意義何在？尤其年輕一輩作者的作品。

最嚴格的標準是：用客家的「生活語言書寫」。這個標準乾淨俐落，可是會讓「客籍作家詩人」臉色發青：一、日據時代名家如龍瑛宗、吳濁流的主要作品是以日文書寫的。二、迄今為止，除了極少數詩作之外，純客語文的小說並未產生。（二〇〇三年，行政院客委會出版乙本《客家詩散文集》，二〇〇四年將出版《客家小說集》，二者都是請專人譯成客語。）三、就目前台灣社會中，要求使用純客家生活語言寫小說，幾乎是不可能的。時光匆匆，社會往前行，客家「恢復母語」後才來寫「客家文學」？這是很難想像的情景。

——問題的根本在於：我客家的母語已然支離破碎，客語書寫的根本困境在於：我母語的詞彙已然消失泰半，尤其生動的動詞，美妙的形容詞副詞已經死亡十之七八；這不但是書寫上有形的困窘而已，而是客家人的思想感情表達被切斷阻絕的問題。

一個基本的認知，卻很少人願意認真面對的境況：語言文字是表情達意的主要工具。當外來刺激或信息傳入，腦海接受後在腦海彙集必須的言語詞彙；一個人的思想感情在腦海意識末「語言化」之前是不可知的（即本人自己也不知不悉）。問題來了：詞彙貧乏時思想感情如何「語言化」？於是吾人不得不面對一個「客觀事實」：當吾人語言詞彙貧乏時，祇好

承認自「」的思想感情貧乏！誠然，「事實」不一定這樣，但無法證明「不是這樣」。

如此推論下去，難免黯然。不過事情並非如此絕望。因為今天在台灣通用的福佬語、北京語、客家語在「歷史語言學」看來，相互之間是有親屬關係的語言，即有其「共同基礎語」，或稱為「母語」(ancestor language)（按：「歷史語言學」的「母語」，和通常說的「母語」——mother tongue不同的）。具體說，上列三個語系，其語法、文句結構十之七八相同，甚至發音用字運用也是十之六七相似，所以「母語是死而未亡」；實際使用字詞相同之外，互相借用的更是不勝枚舉；就以二〇〇三年由考試院考試委員會命題，而引起軒然大波的二試題為例，把政治意識排除，「事情」哪有這樣嚴重？其中「食茶」道地客語，福佬語是「呷茶」；「家官」也是古老客語，福佬語也這樣用吧？如果國內語言之不同，如日語一個第一人稱詞，用於尊卑平輩就嚴格區分；我們一個「我」打通三界。如果國內一族也像英語世界主格、受格、所有格截然有別，然則與他族就無法共存了。以上的敘述是要說明，台灣的語言扞格不必提升到戰爭的地步。就客家文學的名實釐清，也似乎不必如何斤斤計較吧？

以上是就文學的個別相的議論。何以要提創「客家文學」？一是客家底文學加入台灣文學陣容，使台灣文學殿堂更為繁富，二是藉文學提升客家族群，客家人因而更為榮耀。如此說來，「好的文學」才是最後理想與目標；如此說來，倡言「客家文學」是一種過程，目的是「客家人創造出高境界的文學作品」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由「客家文學」而「文學客家」而

「文學去台灣」——這才是美麗的存在。若然，關於「客家文學」的釐清、界說，就不一定十分重要了。這本選集就是上述想法的呈現：以籠統的、不作譜系考證，就世人認定為「客家人」的作品，並比、考量其代表性、文學性、作品長度等條件——選輯為集呈現在世人面前。好在這是第一集，應該選而未及的，尤其年輕一輩的作品，就待下一集出現。另外詩與散文也一樣。

對於「客家文學」作寬鬆的界定，又予消極性論說，祇是在於指述處境險惡的事實，並期許以不必絕望。唯就客家族群言，或客家子弟的「使命」上說：搶救母語，尋回老祖宗留下的豐富美妙奇特的副詞、形容詞、動詞等，以及背後的文化特色特質；吸收現行的台灣各族語言（就質素言，就是古老客語所欠缺而為現代社會通用的詞彙），另外就是有系統地接納外來語——然後寫出「現代客家語言的客家文學作品」。這是中長期目標，客族應該努力以赴。

編輯工作，經「天下文化」邀約編輯小組，決定形式與範圍後，由許素蘭小姐、劉慧真小姐與本人三人負責。許出身文學所，出版多部評論集，目前在國北師院、靜宜大學擔任台灣文學課程。劉出身歷史所，才情過人，多年從事文史工作，製作公視文學節目，目前任職

東吳大學並兼授歷史文化課程。是很好的組合。選人選作品全由許劉二位審慎決定。本人實際動手的，唯此篇序文而已。

本選集作品收入短篇小說十一人十一篇，起自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的賴和至戰後第二代的鍾鐵民。

起自日據時代的「台灣新文學」，就其文化意義、文學特質、文學風格等綜合而論，個人以為有四大特色：一、日據時代台灣作家詩人，是文化啓蒙、社會改造、民族追求解放的一環。二、作品主題以反迷信、反封建、反殖民，以及譴責「三腳仔」（台奸）為主要傾向。三是最富人道主義的平民文學農民文學為主要內涵。是一種「engagement」文學——參與的、責任的、行動的文學。四、技巧上，是以樸素的寫實風格為主，欠缺隱逸的山林文學，不見鬼怪變異的奇情小說，鮮有浪漫艷情篇章。現在綜觀本選集十一篇作品，可說若合符節。這也證明一事實：「客家文學」就是「台灣文學」。

賴和先生父祖仍能客語，他本人已經是福佬語族。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身兼福客兩系背景，真是美麗的歷史景觀。〈蛇先生〉以樸素之筆暗含譏諷：殖民地荒謬的「非法勾結合法」，結果「非法成合法」的浮世小照。呂赫若的〈玉蘭花〉，描述被殖民者對抗「遺忘」、抗拒異化的深層心靈映象——「台灣玉蘭花」，以自然之姿永遠烙印不忘。龍瑛宗與呂赫若

被公認為日據時代兩位文學技巧大師。〈獏〉曲折闡釋「夢想」的正負作用，筆淡意遠，非再三品嘗不易領會真味。吳濁流，單憑《亞細亞的孤兒》一書名已然不朽。〈先生媽〉放在那個年代，是難得的「標準短篇小說」，寫走狗台奸，辛辣卻不失一絲溫情。老人家果然不俗。鍾理和的〈貧賤夫妻〉是「招牌的鍾理和風格」作品，以溫柔筆觸寫生涯的艱辛，生命的無奈。哲嗣鍾鐵民也是小說名家，〈竹叢下的人家〉，溫柔如父，悠然冷靜描繪窮苦農村的共相，可悲個性的墮落——這是理和先生「難以擁有的」，比照欣賞父子作品，引人入勝。林海音原籍苗栗頭份，成長於中國北方而又成名於台灣。讀者應以更寬闊眼界閱讀這種「客家文學」。〈金鯉魚的百褶裙〉，輕柔筆緻寫封建的可惡可笑，「暗恨」歧視女性的可惡宗法、傳統，寫得很輕，作品卻衝擊極重。鍾肇政的〈阿枝和他的女人〉，個人斷為鍾先生的「異質小說」，是最佳小說。技法純熟，結構流暢，作者溫柔心性全在字裡行間，呼之欲出，「惹人」讀畢不得不愀然淚落。鄭煥與鍾肇政同庚，是真正農民作家，生涯不離農事，作品全是農家。〈蛇果〉是驚人作品，令人驚訝又讚佩的是，本篇發表於一九七〇年，寫女性的復仇與情慾的糾葛，現在讀起來豁然發現，居然是現代感十足而與學理十分契合的。「農村小說」可以是「現代小說」，〈蛇果〉是有力證明。黃娟的〈秋子〉是「後二八文學」精品。輕淡的情節卻隱含欲哭無淚的悲情。自然含蓄的風格，也正是客家婦女的特色。李喬

的〈泰姆山記〉是揉合歷史與神話的象徵小說。主題深沉但很簡明；愛可化解仇讎，而認同土地、與大地合一，是美麗的途徑。客家人推崇「義民精神」，也就是「保鄉衛民」情操，從根本言就是「認同土地」的覺醒行動；回到本文前段生態學與神學啓示，義理豁然開朗。

本選集選取篇什是否適當，這要由方家與讀者指教。本選集用心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：由許素蘭用心用情寫下每篇的「導讀」。個人二十年來一直提倡文學作品「導讀」的必要。近來部分選集全集已出現導讀文字。本選集的導讀是難得佳作。許小姐是一位「內評家」，即進入文本，從文本探索文學質地，然後補以作者與環境為注解，所以能夠引導讀者深入作品的幽邃祕境，然後返照自己，於是讀者與作者會遇於作品，作品終而為讀者所有。其次，劉慧真的「作者速寫」，不是平鋪直敘作者基本資料，並有評價定位的畫龍點睛，置喙不多，但眉目清楚，實際上是不宜詳述，留下索引即可。年輕人的觀點，頗能予人耳目一新。這是國內第一部進入文學市場的一本客家文學選集，感謝許劉二位的辛勞工作，也銘謝「天下文化」的大力提攜客家文學。一瓣心香，祝《客家文學精選集》一帆風順，出版成功。

二〇〇四年三月五日於苗栗玉泉居

1 序 「客家文學、文學客家」

李喬

11 蛇先生

賴和

蛇先生所以被尊為先生，而且能夠出名，有一段故事，這要講是他的好運？也是他的歹運？實在不易判斷……。

31 先生媽

吳濁流

後院那扇門，唧噥的響了一聲，開了。裡面走出一個有福相的老太太……。
門外有一個老乞丐，伸著頭探望，偷看門內的動靜……。

53 獏

龍瑛宗

我那少年的日子裡的唯一希冀，就是成為像徐青松那種身分。

83 玉蘭花

呂赫若

忽然，哥哥闖進來了，搖著我的肩膀說：「起來，日本仔來啦。快去看日本仔。」
……我的胸口猛跳了一下，禁不住地緊緊抓住了哥哥的衣服。

111 貧賤夫妻

鍾理和

終於有一天，平妹擲木頭去了！我默然目送平妹和那班人一道兒走上山路，有如目送心愛的人讓獄卒押上囚室一樣，心中悲痛萬分。

135 金鯉魚的百欄裙 林海音

她知道民國的意義是什麼——「我也能穿大紅百欄裙，」這就是民國。

155 阿枝和他的女人 鍾肇政

阿桶嫂就那樣站著，離阿枝仰躺著的臉很近。阿枝嗅到一種味兒。那是女人的。

217 蛇果 鄭煥

如今她是那樣的凶狠，沒人能阻擋她，她也不曾向任何人透露過半句。

247 秋子 黃娟

被帶走的秋子究竟哪兒去了？是囚在沒人知道的地下牢？還是在槍決之後，隨同一大堆死屍，被推進大海裡？

267 泰姆山記 李喬

「泰姆山」不是常人容易找到的一座山，或者說，它不是時常讓人看見的，經常被冰雪封鎖而隱沒在雲霧之中。那是一座神祕的山。

331 竹叢下的人家 鍾鐵民

「這個人已經沒有用了！」每當談起阿乾叔時爸爸總是這樣嘆息一、兩次。

台灣新文學之父

劉慧真

賴和（一八九四—一九四三）

賴和，本名賴河，一八九四年出生於彰化，祖先為客家人，到父親一代已河洛化；他曾題詩表達自己不會說母語的心情：「我本客屬人，鄉語逕自忘，戚然傷抱懷，數典愧祖宗。」

一九〇九年，十六歲的賴和考進台灣總督府醫學校，同班同學有杜聰明、翁俊明等人，蔣渭水則是晚他一級的學弟，日後即由其引介加入台灣文化協會。醫學校畢業後，賴和在家鄉開設醫院，仁心仁術的他，對窮苦病患經常分文不取，平日行醫所得也多用來救濟貧困，因此被鄉人尊稱為「彰化媽祖」。這段期間，他一度前往廈門，任職於博愛醫院；是年正值五四運動蓬勃發展，賴和深受感召，體悟文學不應是貴族的消遣品，隔年返回台灣後，除更加努力行醫濟世之外，也開始參與台

灣新文學運動。

一九二一年，台灣文化協會成立，賴和應邀入會膺任理事。一九二三年，發生「治警事件」，包括蔣渭水等十三人被捕，賴和也因此入獄，時年三十歲。經過近一個月的牢獄之災，賴和留起了著名的兩撇髭鬚，告別他的青春時代，邁向更成熟、更投入的文學戰鬥時期。

賴和幼年接受傳統的漢文教育，舊學根柢深厚，留下不少漢詩作品。積極投入文化抵抗運動之後，改寫新體詩和小說。終其一生他都是以漢文、大量應用福佬話來寫作，藉此表現身為台灣人的傲骨。一九二六年，他發表了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〈門閹熱〉，借台灣鄉俗的迎神賽會，指出台灣人愚昧、浪費及逞凶鬥狠的醜陋性格。一個月後，他又發表〈一桿秤仔〉，伸張被壓迫者的反抗意志。

同年起，賴和也開始義務擔任《台灣民報》文藝欄主編，每晚十點結束看診後，他往往通宵達旦地潤改來稿，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而不以為苦。他的人道主義、抗議精神以及改革思想，也藉此發揮影響，逐漸形成三〇年代台灣文學的共同特色。這期間他提攜、培養了不少新文學作家，如：楊守愚、陳虛谷、楊逵等人。其中，楊逵的筆名就是賴和為他取的，賴和不厭其煩地協助他增修文稿，讓楊逵感

念不已。楊遠曾說：「〔送報佚〕被刊登在《台灣民報》上，是我生平最快慰的事情。」

賴和在文學運動方面的種種努力，至一九三七年因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而告中斷。在戰時體制下，台灣文學界遭到日本當局強烈的監控、干預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賴和再度被捕，入獄約五十日。在獄中他仍寫作不輟，留下《獄中日記》三十九篇。病重出獄一年後，賴和於一九四三年一月辭世，享年五十歲。

戰後，賴和一度以「抗日志士」之名入祀忠烈祠，一九五八年，卻遭檢舉為台共而被除名撤出，直到一九八四年才又洗清蒙冤，再度入祀。外來政權對這位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的嘲弄，益加深刻反映台灣歷史之悲情！

一九九四年，賴和百年誕辰之時，財團法人賴和文教基金會成立，由賴和長孫賴悅顏擔任第一屆董事長。次年，賴和紀念館開館，藏有完整之賴和遺物、藏書、字畫、手稿及相關文獻資料。二〇〇〇年，賴和文教基金會出版了《賴和全集》共五冊，收錄不少遺稿及新出土資料，為目前最完整之賴和全集。此外，也同時出版了《賴和手稿集》，讀者可由字裡行間的刪改痕跡，看出賴和在創作上的認真態度。

賴和的生卒年代，幾乎與日本殖民統治台灣的歷史相終始，為了「台灣人出頭

天」的理念，他的人生因此面臨兩次莫須有的牢獄之災，但是他能夠「覺悟」，化「我生不幸為俘囚」的身世慨嘆，轉為「勇士當為義鬥爭」的理想與行動，這種包含抵抗意識的創作精神，奠定了賴和在台灣新文學運動史上「精神導師」的歷史地位。